



文化遗产保护,如何让城市更有温度

■ 本报记者 柳森

日前,上海市民口中的“老市府大楼”保护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计划于2022年局部对公众开放。在讨论如何对该建筑群进行“保护性综合改造”时,设计团队确立了“让这栋建筑重回城市,成为老百姓能走进来的城市社交场所”的宗旨,让很多市民印象深刻。但具体如何做,才能让市民们乐于“走进来”?除了建筑设计上的匠心,包括综合管理、动线设计、服务细节等在内的“软件”如何跟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副主任曹祎遐,现阶段正在对英国多处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与公共文化机构进行探访,这让她对上述问题有一番自己的思考。

共筹 共建 共享 为惜物之心架一台永动机

解放周一:考察文化产业大国英国在创新创业和文旅融合方面的历史经验与前沿探索,是你此行的主要任务。据说,考察伊始,最先让你深受触动的,就是英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开放性与公共性。能讲讲他们是通过哪些具体做法,实现这一点的吗?

曹祎遐:有一个现象,可能很多到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旅行的人都看到过。在很多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现场,都会设有一个“捐赠箱”。这个箱子设于大部分到访者的必经之路,它让人“很难错过”却丝毫不突兀,不莽撞,与整个场景融为一体。它的形式(如箱体、颜色、材质、文字说明)几乎没有定式,但大都庄重、简洁,让瞥到它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走到跟前去看一看。

以前去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我只是记得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箱子。但这一次,因为停留更长时间,又高密度地到访此类场所,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小小的捐赠箱,不仅是大部分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标配,还是英国早就已经开启的文化遗产“共享模式”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一模式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共筹、共建、共享”为宗旨,所以,如果游客有心,可以看到所有捐赠箱周围,都有关于这些捐赠“到哪里去”“将如何被使用”的说明。有的甚至会详细地罗列上一年度的捐赠情况,整个遗产一年来的运营成本、维护成本、公众捐赠之外其他资金来源、数额和去向。

这些数据及说明,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文化遗产来之不易,良好的保护与开放背后运营成本极高,但因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筹资而获得了很好的爱戴和支持。言辞之恳切,细节罗列之严谨,我想,哪怕是对文物保护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读了,也会感到有一股敬重、爱惜之情,并且会进一步懂得,这一切并非“天然的恩赐”,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参与,一起爱护、疼惜。一个小小的箱子,不仅联结着政府给予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种渠道基金,也是对民众实施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即时工具。

当然,光有理念上的传递、感化还不够。作为运营者,会首先自觉地以精细、周到的服务回馈所有到访者。比如,为了让参观覆盖全人群,以无障碍设施为代表的、具有很强公共性与开放性的服务设施都布设得非常到位。考虑到“单身社会”的到来,有的场所甚至为方便参观者携宠物进入创造了条件,只为能够创造更多可能,让社会各界成员都可以方便、舒适地迅速融入整个参观环境中。

在我们研究文旅融合时,文化创意产品的“复购率”是一项关键指标。它能够反映出主创团队是否具有持续的创新力,为受众创设出值得再来再来的理由。同理,一个充分重视营造“共筹、共建、共享”氛围的公共文化场所,才能吸引公众不断地到访,将之视为个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周一:对于参观者来说,不仅能感受到自己是受益者,还能从自己出发,为这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做些什么,这样的感觉很好。

曹祎遐:是的。到访得越多,从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受益更多,对共筹、共建、共享模式的认同也会更进一层。自觉爱护、力所能及地资助,成为一种主动选择。这样一来,整个遗产保护的资助、支持系统,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他们会高度认同,文化遗产保护不单单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事,也是社



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即景 均 曹祎遐 摄

会方方面面的事,尤其是自己可以参与的事。

坦白来说,如果所有这些维护、资助、服务都由政府来做,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后期管理和综合服务综合改进上也会力不从心,公众还不一定认可,最终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志愿者讲解 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

解放周一:在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方面,还有什么细节设置,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曹祎遐:在我到访的多处文化遗产,都会以社区公共空间的形式开放。是否成为社区公共空间,从附近的居民去得多不多就能看出来。在不少历史文化场所,经常可以看到周末举家来逛娃的家庭,在一些人流容量较大的花园、草坪,还可以看到一些家庭搭出帐篷来野餐。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亲近自然的传统,另一方面,能看出当地民众即便在野餐、玩耍的过程中,也非常注意对周边环境的爱护。这应该是公众与场地管理者基于互相信任、彼此体谅,长久互动下形成的结果。这不是管理者单方面足够包容、足够用力去“管教”,就可以实现的。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有一次我参观一座都铎时期的建筑。那里的志愿讲解员年龄涵盖20岁至80岁,有的来自知识界,有的具有文艺表演特长,有的是当地一些文化团体的成员,也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即便在免费日,提倡游客利用参观手册自我导览,每个房间仍有一名志愿者对参观者的问题予以解答。这种做法特别有人情味。

为我做讲解的志愿者告诉我,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志愿者是非常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老年人。他们对自己的这份“工作”非常有热情。他们不仅在意这份“工作”背后的传承性,可以将一些有关过去的细节更好地介绍给年轻一代,更热爱这份“工作”带给自己的价值感,很愿意通过为他人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知识和时间来发挥余热。这一类情况,目前在志愿讲解员队伍中越来越多,大概可以占到总人数的一半。

如果仔细去聆听,还会发现,这里的讲解大多是对话式的。讲解员会先了解你来自哪里、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决定自己讲解的切入点。这就不是那种单纯的介绍性讲解了,而是与你的知识、生活背景进行链接。这跟背稿式的讲解差别很大,不会毫无由来地“塞”一堆东西给你。聆听

众的感觉是不刻意、不生硬,是以一种跟人相处的方式来沟通和交流。

解放周一:现在上海很多公共文化机构也很注意建立自己的志愿讲解员队伍,激发了很多热心市民的主观能动性。但这一类组织尚且存在志愿服务时间比较集中在周末、志愿者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等问题。

曹祎遐: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据我这一次的观察,这里的老年志愿者素质都非常高。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当地国民素质和经济实力的体现,但我也能够看出来,他们的志愿讲解行为由来已久,是不断尝试、练习、积淀的成果。

毕竟,一段成熟的讲解,是没有办法通过培训来速成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正因为这些讲解员比较年长,很多是退休人员,所以他们的闲暇时间更多。因为年长,相对而言,他们更靠谱、更守信,确定下来的志愿服务时间一般不再轻易去改动。

我之前在一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建筑中遇到一位年长的讲解员,其祖辈就作为居住在这里的后人曾为该建筑提供志愿讲解服务,一直坚持到80多岁离世。如今,这位老人也在这里继续为参观者做讲解,并将此视为自己的使命。

据我所知,这里也有一些第三方团体,专门从事历史建筑或文化遗产志愿者管理工作。为了让志愿服务更好地持续,第三方团体除了很细致地为这些志愿工作服务,还会去挖掘志愿者的故事、记录那些因志愿服务而发生的故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志愿者队伍当作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去营建,也为保持志愿者的工作热情积极助力。

在动线设计中 实现专注与开放的平衡

解放周一:现今,国内在各种文化机构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上,都开始注意到“动线设计”的重要性,即做好各种功能与展示之间的过渡与衔接,既呈现好的内容,也照顾到参观者包括步行、浏览、生活需求在内的各种体验。但真正实现得好的案例还不多,总觉得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兼顾,顾此失彼的状况经常发生。

曹祎遐:这方面,有两次参观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在利物浦中央图书馆,一次是在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欧洲国家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大多是“旧瓶

装新酒”,外表看着是有历史感的建筑,里面却是现代化的设计,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如何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实现自然而又别具一格的过渡与衔接?利物浦中央图书馆创造性地将旁边一座历史建筑在内部打通,变成了专门的“探索”主题区。这个区域既是公共发布的空间,也是亲子阅读的场所,很符合这个区域“探索”的概念。通常,在没有特别的主题信息需要发布时,这里就是一个功能完备的亲子阅读空间。当发布需求生成时,这里在布局上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改动,就能适时兼容各项主题发布活动。这样一种集成复合的空间利用方式,有利于空间价值最大化,也让这个空间在各个时段都汇聚起充满生机的人流。

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参观游览动线则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方式,格局与形态,在偌大的空间中看似随意地摆放各类列车车厢,呈现了不同年代、不同技术、不同作用的铁路运输功能。人们在中间可以随意穿梭,甚至在极具历史感的列车车厢中享用美食。在该博物馆的二楼,有铁路艺术作品区、阅览区和资料查阅区,形成一个小小的知识空间。

在这样一个多重线索交织的空间中,你并不觉得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其中,而是在各种完备的标识导览中,顺畅地领会到整个展览的几条核心线索。随便怎么逛,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很多人也许会以为,实现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善于集成和关联的智慧。但我此番体验下来,一个是感受到设计者对参观者体验的重视,比如以参观者的步行和观览流畅度为要。另一个感受是,设计者不能太贪心,在设计展览伊始,就应当明确自己的目标受众是谁,是全年龄、全人群,还是部分文化或专业诉求较高的受众。一旦把参观人群进行细致分层,就能确立展览主要往哪些方向或细节使劲,也可以知道不同板块的内容如何在同一时间段完成不同类型观众的分流。明确了上述几点后,再梳理主题下的逻辑线索,安排展览各块功能的联动对比,整个参观现场就会形成一种有活力的秩序。

解放周一:也就是说,在动线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展览或场馆的核心人群有所界定,而不是贪大,希望以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把所有人都服务好。

曹祎遐:没错。这样一种对展馆核心使命与核心人群的专注,与坚持展馆本身的开放性并不矛盾。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与其让各类场馆重复性地服务大众,不如大家各美其美、资源互补。

在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几乎看不到布设于玻璃镜框中的展品,整个展馆在一个开放性的空间里,一眼望去,几乎一览无余。这种对展览“开放性”的坚持,恐怕是根深蒂固的。

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还有一个设计很能反映出它对公众的态度。可能也是因为铁路题材的关系,该馆展品本身体量大,展览库存量也大。于是,在该博物馆展厅的一侧,把仓库的一部分直接衔接到了展厅中,成为展览的组成部分。

这个空间既延续了本身的仓储功能,也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展示区。众多藏品直接在架子上陈列。不同架子之间又巧妙地摆放成了一个欧洲人喜闻乐见的迷宫样式。在现场,很多孩子开心地在“迷宫”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身边直接摆着精心陈列的展品。

这样一种布展形式,既结合了美观与功能性,也给人以灵活、生动的感受。最重要的是,由此带给参观者的信息量非常大,动静结合的形式也让参观者更容易满足。在此过程中,展馆本身的开放态度让人印象深刻。

诚如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孩子在儿时如何被对待,长大后就会如何去对待别人。同理,一个历史建筑/文化遗产对待孩子的开放态度,也是这个场所对待公众、对待文化传播的态度。此间所有的用心,会被一代又一代人铭记。

也使大量珍贵的遗产(包括土地、建筑、历史文物等)得到有效保护。1970年,国民信托公司成立,国民信托基金会可以通过该公司进行有限的商品销售活动。

1990年后,国民信托基金会的环保活动开始扩展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东欧乃至亚洲。

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是英国彩票基金会下属的一个基金会,是仅有的业务遍布英国各地的遗产组织。该基金会认为他们与国家文物机构是伙伴关系,是政府顾及不到项目的替补。

遗产彩票每周进行两次抽奖,吸引着数百万的英国公众。无形之中,彩民通过购买彩票支持遗产保护。基金会将彩票金额的50%给中奖者,运营成本包含经营机构的费用、发行彩票的渠道费用等。在每1英镑的彩票金额中,约有4.67个便士用作自然及文化遗产经费。2015年,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的保护资金投入达4.3亿英镑。

国民信托基金会注册于1895年1月,主要使命是对所管理的文化遗产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维护和修缮,使之免遭破坏。该基金会创建50周年时,会员仅为7千余人。但据《国民信托基金会2014/2015年度报告》统计,2015年,该会会员人数已达424万人,占到英国人口的6.5%以上。1937年,《国民信托法》被修订,增加国民信托接受财产赠予和遗赠可以免税的条款。这一条款使得国民信托能够无偿地继承他人难以继承的财产,既解决了原有继承人的遗产继承问题,

观察

“代经济” 应为美好生活加分

■ 项向荣

从前只听说过代购、代跑腿,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连吃火锅、去健身都不用“事必躬亲”了。据了解,以“代服务”为主的各类跑腿平台已步入大众视野。

对于日益流行的“代经济”,舆论非议较多,认为会催生懒人经济,是投机取巧的生意。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的确,如今一些“代经济”的花样是不大正常的。比如,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代吃代喝”、“代播猫撸狗”等另类体验消费,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刷屏。面对此类“花钱请人替自己消费的行为”,有分析人士认为,年轻消费者需求趋势变化较快,这种小众且新兴的消费行为更像是一场社交游戏,会像一阵风一般来得快、去得也快。

实际上,跑腿之类的“代经济”古已有之,如代写书信、代人诉讼等。这些其实也是“代经济”的一种。至于如今更是蓬勃发展,吃饭不用上饭店,点外卖,取件不用上邮局,有快递;家里脏了不用自己动手,雇钟点工;朋友聚会喝酒后,通过e代驾找一位代驾司机,帮助自己和汽车安全到家等等。诸如此类“代经济”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各领域。“代经济”说白了就是花钱雇人办事,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比较新的现象是,“代经济”创业项目正在受到资本的青睐:某超市代购项目刚开业就获得了上千万的天使投资;某陪诊业务非常看好自己的发展前景,认为只要解放1%的人,代人陪诊的市场“钱景”就不可限量。

“代经济”为什么蓬勃?它无疑是有时代背景的。一则是生活节奏在变快,同时人们的钱包更加鼓了起来,有愿望也有实力让自己从烦琐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二则,如今的社会愈发专业化,花钱让人跑腿,符合经济原理。

以海外代购、急送物品、排队挂号等为例,对某些当事人来说,雇人帮助自己解决,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赚更多钱的事情。换言之,在他们眼中,“代经济”是可以为美好生活加分的——于个人,能用钱解决烦心事;于社会,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干,分工细化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效率。

时下,几个外卖平台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就是托了“代经济”的福。而且,借助便捷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代经济”正以更加专业和本土的姿态,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当然,鼓励“代经济”并不是说事事请人代劳,能懒则懒。人们不能过度依赖代经济,切勿任何事情都找人代办,而使自己的基本生活能力逐日退化。大部分人还是理性的。我们不能因为有点数的奇葩“代经济”,就否定一大片。新消费产生的新经济形势,应该交给社会和时间去检验。

(摘自《钱江晚报》)

杜绝“过山车” 让高速限速不再“任性”

■ 朱昌俊

近日,交通运输部在答复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关规范高速公路限速的提案时表示,公路管理部门将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重点解决限速值过低、限速值变化过于频繁等问题,为广大驾驶员提供一个安全、高效的高速公路行车环境。被诟病已久的“高速公路限速‘忽高忽低’”问题,将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系统整治和解决。

高速公路限速的初衷是保障车辆行驶安全,但不合理的限速反而可能诱发新的道路风险。频繁变更限速值,可能干扰驾驶员正常行驶。而限速值过低,不仅降低了高速公路通行效率,还容易导致普遍性违规超速。

高速公路限速不应“任性”。那些设置不合理的限速值,反映出地方交通服务意识有待提高。一些路段出现“断崖式限速”“过山车式限速”,还会引得一些网友不由地“猜想”:这是不是个别地方管理部门为罚款、创收而故意设置?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快递大国、物流大国。但相关报告显示,作为世界第一大物流运输市场,中国的物流效率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其中,我国路网现代化、科学化程度仍有提升空间。让高速公路限速变得科学合理,提升我国路网现代化、科学化程度,也是物流基础设施完善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改变不合理的限速,不应止于限速值上做减法,相关的道路设计优化也应该跟进。在道路设计环节尽可能地避免缺陷,注重标准化,才能有效提升道路的安全通行指数。

此外,测速方式和测速手段也可进一步优化。有关部门不妨以更多的区间测速和移动测速代替定点测速。如此一来,既能确保必要的速度限制,又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也有助于优化高速公路的行驶环境。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链接

当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公众生活

■ 刘春凯

依托于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良好,不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英国百姓提供了大量休闲及文化娱乐的环境。在伦敦,众多的博物馆成为整个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依托。

为了培养创意产业人才,英国文化协会联合英国教育部门,从幼儿园中小学学生抓起,主要培养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力和爱好,要求他们选学一至两门技艺(包括视觉艺术、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等),选修技艺多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

各方人士均能发挥所长

在英国的遗产保护中,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遗产保护提供支持。非专业人士,可以以基金会会员方式优惠参观基金会名下各类遗产项目和享用各类设施,间接为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市民可以参加各类义务工作;普通市民可以将个人产权的遗产捐赠给基金会,或者成立自己的遗产基金会,通过运营收入为遗产保护提供资金。

其中,志愿者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专业技术人员、各阶层人士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深入参与具体的遗产保护工作,如做技术顾问、义务宣传员,为参观者免费讲座。非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培训,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在此过程中,各文化遗产点可以根据需要,为上述活动提供技术和

人员支持。民间组织方面,有的组织是为一种类型或一个文化遗产而设,有的是为保护文化遗产而设的行业协会。如苏格兰的历史建筑物保护协会,会员的技能涉及与文物保护相关的所有技能。三分之一会员为具备广泛知识和技能的政府官员,三分之一会员为建筑设计行业的专业人士,三分之一会员为考古历史学家,协助政府完成文化遗产行业标准制定等工作。

政府顾及不到的项目也受到重视

英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有多种方式,包括政府专项资金、国民信托组织及各种形式的个人基金会、团体基金会的会员费及其运营收益、减免税收、百姓捐赠等。发行遗产彩票也为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资金。

国民信托基金会注册于1895年1月,主要使命是对所管理的文化遗产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维护和修缮,使之免遭破坏。该基金会创建50周年时,会员仅为7千余人。但据《国民信托基金会2014/2015年度报告》统计,2015年,该会会员人数已达424万人,占到英国人口的6.5%以上。

1937年,《国民信托法》被修订,增加国民信托接受财产赠予和遗赠可以免税的条款。这一条款使得国民信托能够无偿地继承他人难以继承的财产,既解决了原有继承人的遗产继承问题,

在英国,公众参与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力量。公众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为文化遗产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从中受益。

这一切的实现,主要源于英国已经形成了包含志愿者、参与途径、资金来源和监督机制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文化遗产公众参与保护体系。

在英国,所有国家博物馆对公众都是免费的,所有的遗产地对中小学免费开放。英国在中小学教育课程的设置中,包含了参观博物馆和文化遗产,让孩子学习历史文化知识,使他们从小就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有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有些遗产地还会根据自身特点,设置有特色的课程。如布伦海姆宫(即通常说的丘吉尔庄园)设有专门的教室,教室墙面贴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公厨每年从中挑选十幅绘画作品,并邀请这些作品的小主人到布伦海姆宫共进下午茶。能够参加这一活动,被邀请的孩子及家长皆视之为一项殊荣。

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紧密结合

英国在利用文化遗产方面,较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转化为新的文化旅游资源。